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松窗夢語 第三卷

○北虜紀

元之先為蒙古，本北種胡，並女真及宋，入主中國。後我明遜順帝，遁歸沙漠，傳子愛猷識里達臘。十世為小王子，生三子：長阿爾倫台吉，次阿著，次滿官瞋。太師亦不剌弒阿爾倫台吉，走河西。阿爾倫二子：長卜赤，次乜明；皆幼。阿著稱小王子，阿著死，二子曰吉囊、曰俺答，俱稱剛勇，兩分地，各相雄長。亦不剌部從吉囊，當河套、關中地。火篩部從俺答，當開原、上都地。火篩者，即小王子部落也。各控弦十餘萬騎，而前後掠中國人墾之。其俗無城郭宮室，聯牛馬皮以為帳房，往來輒徙之，逐水草資畜牧射獵，徵會刻木封箭為信。上下山谷，往來聚散，疾如風雨。然營部皆有分地，不相擾亂。其地不產五穀，惟牧駝馬牛羊，食其肉，衣其皮，取其血乳置渾脫中釀之月餘，名打酪酥。宴會席地而坐，酋長處其上，餘兩傍列坐而下，中置牛羊，各出刀分割，向火少燎即餽，打酪酥亦以次傳飲。無歲時伏臘，望月之盈虧、氣之寒暄以為別。擄掠中國男女，遇老稚殺之，取壯者歸。男子以繩纏之，置草莽中，令其饑餒，乃投餒敗肉與之食，後稍與鮮者，始解其縛，令牧牛羊，更令牧馬，馬蕃庶，更益以良馬。狡健者乘其不虞，漸移牧近邊，夜乘良馬，驅之入境。所虜婦女娼妓，置帳帳縱淫樂不休。其貴壯賤老，貴勇賤怯，喜盜好殺，嗜利輕生，篡弒恣淫，三綱潰亂，自古然矣。

嘉靖初年，諸種中惟吉囊、俺答最為強盛，率黠悍子弟，以數萬騎牧於雲中、上谷之間而與我共。不入犯三輔，則東躡遼、西齧晉，又西掠秦、涼、夏、朔之境。中國罷於奔命，天子北顧興嗟數四，廢乾食。

然二虜之北，又有別種曰黃毛。兇悍不別生死，眾少於二部。二虜時入內地，黃毛輒尾其後，掠取玉帛女子。二虜患之，乃合兵逐北，大破黃毛，臣其部落。自是益無內顧，得並力於中國。

己亥、辛丑，吉囊及俺答連歲大舉入寇。己亥春初，入榆林塞，破清平堡，殺掠人畜萬計，焚芻糧萬計，長驅而出。又入宣府塞，破北路馬營諸堡，得我神槍銃炮千計，芻粟牛羊萬計，掠一婦人，往後多掠婦女。近年止掠穀畜火器，遇婦女輒殺之。先是歸正人王子言虜酋哈喇刺瞋糾俺答、幾祿、吉囊、青台、赤台等十人擣旗掠馬，負十日食入塞北。比報至，虜已過順聖川，抵蔚州。凡留宣府者幾兩月，始出。朵顏酋革蘭臺結北虜，覘大同兵東援宣府，遂乘寇虛大同西路，殺掠人畜數十萬。叛卒盡走虜中，虜擇便捷輩，多與牛羊帳帳，令為僧道乞丐，探我虛實。西至甘、涼，東出山東，潛入京師，凡地利險易，兵馬強弱，鎮撫將領勇怯，盡走告虜。

次年，吉囊、俺答分道入塞，獨大同軍與虜私約，齧指折箭去。乃抵雁門，度寧武，入交城，殺掠人畜萬計。大同軍反得虜輜重，名實路錢。時當事者苟幸無事，置之不聞。是秋，三邊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，駐花馬池，虜數萬人掠固原。羽書沓至，天和為虜阻隔，逾月奏不至。既而告捷，言健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，諸酋大哭遁去。乃加天和太子太保，敘一子錦衣正千戶，張奴兒升世襲指揮僉事，餘將士升賞有差。廟堂諸臣亦以謀誤帷幙，皆受重責。

時余會咸寧侯仇鸞，坐談時事，渠浩歎曰：「今之時事，日異往昔，大可笑也！」請其明言，則曰：「昨有餘部下夜不收來自邊鎮，云吉囊勇不可當，昨入境遇兩軍，軍馬不前，有數騎同婦人童子牧馬，我軍出其不意，縱兵殺之，得其屍。女童皆朱衣，遂謂吉囊妻子，喧然報功，實無是事也。先朝舊規，撫、按官不許誣同奏捷，著在今甲，今乃如此。且吉囊兵馬眾多，又諳紀律，彼時不先有斬將衝陣之功，顧突然殺其妻女，此豈近於情理哉？朝廷大事，直為此輩兒戲耳，豈不可歎！」吁！仇一武人也，而興言及此，吾輩寧不愧心赧顏耶？

辛丑秋，吉囊復先入大同塞，由寧武關達太原，至山西會城，又越而南，殺掠人畜數萬。吉囊才出關，未至塞上，俺答覆入，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，殺掠益甚。所過三十八州縣十衛，我師莫敢攖其鋒。傷殘劫奪，言之不忍。獨榆次一縣，死傷蓋三四萬人，盡其四鄉矣。他州郡亦略如之。然不陷城郭，以虜方懸軍深入，不敢久駐。彌月稍稍出境，時識者謂我軍擁大眾絕其歸路，當使隻輪不返。然功帥畏事忍痛，卒無定議，惜哉！

壬寅，吉囊縱淫樂，病髓竭死。其子扳不孩居套中，諸子不相屬，分居西邊。俺答日益強盛，長子曰黃台吉，次曰青台吉、赤台吉，皆各擁騎萬餘。黃台吉臂偏短，善用兵，虜卒畏之甚於俺答。時糾諸酋及叛人高懷智、李天章，各擁眾數萬，經朔州破雁門，越太原，列營汾河東西上。

京師戒嚴，天子下令懸賞格：擒斬俺答者，與千金，升不次；他酋三百金，升三級。時我師連營觀望，不肯乘險邀擊，任虜散掠平原、上黨間，迤邐就大營結陣。且歸，偏帥張世忠起營，約諸將躡虜，諸將閉營不相援，虜合圍，世忠被箭斃。天子震怒，遣衛士逮係總兵張達等四人，下法司擬罪。獄稍遲不決，謫去司寇郎一人。余時為副郎，亟錄招由，具成案上之。制曰：「可。」乃拘達等鞫之。達等不服，裸身示創痍曰：「達亦壯士，向嘗冒矢石、躬甲冑，幾殞身者屢矣。茲虜眾不敵，一旦喪師。恨不死於行陣，奈何令駢首就戮哉！」余曰：「天子痛百萬生靈，食不下咽，欲借將軍以慰鋒鏑幽魂。且余亦知將軍材，但法不可執，將軍第就獄，余將令自贖，以成將軍志，不汝負也。」達始服罪。冬，朝審，余白台長、司寇，卒令立功贖罪，出障一方，時稱北邊良將。

後丙午虜入宣府，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卻之。會萬達憂歸、尚文卒。張達以都督代將，而侍郎郭宗臯為總督。

己酉，虜數萬騎寇大同，潰牆而入，伏精銳溝壑中，以老弱弱騎為餌。總兵達、副總兵林椿遂之，既入伏，虜擁出，達、椿皆轉戰死。事聞，逮宗臯，謫戍靖虜衛，餘罰治有差。

庚戌，俺答入漁陽塞，犯京師，焚劫至西直門，窺陵寢，掠教場。上震怒，殺兵部尚書丁汝夔、都御史楊守謙，召勤王兵。俄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，詔拜鸞大將軍。又五日，遼東、宣府、山西兵悉至，獲諸將軍凡十餘萬騎。虜前後剽掠男女、騾畜、金帛、財物，捆載巨萬，徐徐從東行。諸道兵相顧駭愕，莫敢前發一矢，僅尾之出境而已。乃收斬遺稚逃降八十餘，以捷聞。而遂議開市以中虜欲，寬其深入之謀。俺答與子貪中國賂，因互市焉。然歲費數十萬，而所市馬皆驚下，虜亦小寇如常。

久之，驚死事露，虜復哄。自後秦、晉、燕、代，徵調勞費，殆無寧歲。更番遣戍，入衛京師，亦無虛日。權門大吏，寵賄日章，文武大臣，多受誅殛。戰守無策，專事蒙蔽矣。

甲寅，榆林鎮以捷聞，適謝憲副自彼中驗功還，謂余曰：「虜西去入番，我軍偶出哨河西，值其所遺帳房，遂獲老稚婦女。所見首非白頭之嫗，即初生之孩也。今謂與賊對壘，就陣斬獲首級百四十，何欺蔽至是！」時撫、按交章奏功，廟堂方侈其事，竟奉旨各增秩，賞賚不貲，謝亦升一級。

嘉靖末季，俺答漸老，娶二妾，棄其妻。黃台吉怨之，以故中自疑，不敢深入為寇。余撫關中，出固原防守。時虜酋有吉能者，囊之遺孽也。擁眾入犯，官軍遇敵瀕危，賴火炮多，一旦齊發，虜驚畏潛遁。故事，秋防畢後撤兵還省，余恐虜酋乘虛而入，乃下令將卒：「今歲秋防官軍，防冬兵至，方許離汛地。」已而虜果踏冰猝至，官軍奮擊，斬首五十餘，餘悉遁去。捷書上聞，不報。

隆慶中，俺答之孽孫把漢那吉，黃台吉子也，與俺妾內亂，懼禍來奔，投宣府邊境。時宣大總督王崇古善撫之。孽釋感我厚待，而思效順。俺西妻日夜泣請，思復其孫。俺酋誠老，厭兵，不勝孽釋之愛，乃輸要領，縛叛人數輩，令谷蠡、屠者數百人解辦請命闕下。天子允其請，封俺答為順義王，餘爵秩有差，仍許通貢市。國家二十餘年無鋒鏑之擾，亦云幸矣。

但司農歲輸邊儲，盡入一去不返之虜，而中國僅獲其疲敝驚駭。邊兵日漸消耗，而稽閱則驅市人以充行伍。夫以軼孫之故，堅

守臣塞之盟，中國宜因此息肩，以專意於虜，何可遂忘情於虜哉！此所謂不終日之計，大司馬之所當持籌而熟計者也。余嘗再撫關中，時已納款，虜反西掠黃毛邊境，果無犯邊，人亦得以出境樵獵，故時有黃羊之饋。

○南夷紀

余參藩閩中時，二天使至，一郭給事汝霖，一李行人際春，奉命出使琉球，由福州長樂縣之石澳出海洋。余與俞憲副曰德供護送之役，登其封船。船長一十六丈，闊三丈六尺，桅高與船等。桅上斗中坐四人，四面各占風色，日夜寢處其上，其人攀援附索，而上下如履平地。船內凡四級，下置泉水，以海水苦鹹不可食，次置糧食、器具，最上舟人處之，而天使與隨行人處其中。几榻皆以繩繫之，懸於空中，以舟底下尖，海波蕩漾無頃刻定，坐臥皆不能安也。行從約五百人，百工之事咸備。順颿利艘，七日而至。時舟以夏至日發，以後七日皆南風，以冬至日歸，以前七日皆北風，此氣候之不爽者。

琉球在海東南，前朝不通中國，我明洪武初，國分為三，有中山、山南、山北，稱三王。遣使入貢，各賜鍍金銀印、文綺。已而中山王察度遣子姪、陪臣子弟入國學。上喜，禮遇獨優，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，令往來朝貢。景泰中，中山尚思達並山南、山北，遣使入貢。上令三年一貢，貢無過百餘人。自察度五傳至尚真嗣。

嘉靖壬辰，尚真卒，子尚清請嗣。上遣給事中陳侃、行人尚高澄以太牢祀真，封清嗣王，賜王、妃冠服、錦幣。至是，尚清卒，復遣二使往。國王出迎，向不敢居正殿，迨奉王命，始正位焉。

王居在山巔，國門名歡會府。正殿大一十六間，稍刻繪禽獸草木。四圍塹柵三重，環以流水，樹棘為藩籬。府門上有層樓，奉神像，司刻漏，然樸素無金壁之飾。國王平居以鳥羽為冠，飾以珠貝，纏身以錦綺。天使至，加充冕、被袍服，強衣冠而相接，待以客禮。出則乘木獸，令左右輿之，導從百餘人。並日凡三視朝，群臣搓手膜拜，尊且親者入殿坐飲酒，卑疏者移時長跪階下。歲元旦、聖節、長至，君臣冠冕拜龍亭，奉正朔也。

國在海島中，上多山洞。國之王親不與政，有四五統帥，統諸洞。首法司官，司刑名；次那灞港官，司錢穀；次耳目官，司訪問。皆土官，為武職，以上世及所轄地為姓名。其大夫、長史、通事官，司朝貢，為文職，皆三十六姓人及入中國國學者為之。至於諸洞之中，往往皆村落，各有烏了帥分屬，並以善戰有力相雄長，自相樹立，主一村之事，而歸命於國王。賦法君民各有分土，以為祿食。

國無徵斂，有事一取諸民，事已即休。用刑甚嚴，竊盜即刑，諸多不法，臨事取決而已。國無貨殖，不同通賈，惟魚鹽泛小艇入，朝貢始乘大舟，航海而來。俗無文字，入學中國，始陳奏表章，著作篇什，有華風焉。望月盈虧以記時，視草木榮枯以驗歲。風土氣候，與南相類。田宜稻粱禾黍，畜多牛豕野馬。

男子去髻鬚首，羽冠毛衣，婦女皆以紵繩纏髮，從頭盤繞至額。家饒裕者，瓦屋不過二三楹，餘皆茅土藏蓋，風雨飄搖而已。市用日本錢，以十當一。人無貴賤，皆驍健猛悍，甘勞苦，耐饑寒，不知醫藥，而無疾疫。兵甲堅利，射可二百步，進止有金鼓。鄰國視為勍敵。然好相攻擊，度不能勝，輒剖腹自斃。人死，以中元前後日浴屍溪中，纏以布帛，裹以葦草，葬埋於土。王親貴族盛以木匣，置山穴內，外通小牖，歲時祭掃，必啟視之。畏信鬼神，以婦人為屍，號女巫，其魁曰女君，白日嘯聚，動數百人，攜枝戴草，騎步縱橫，時入王宮褻狎嬉戲，一唱百和，聲音悽慘，倏忽往來，莫可蹤跡。馮附淫昏，矯誣禍福，王及世子、陪臣皆頓首拜跪於前，不為異也。

至往來海上，見巨魚橫亙數十里，草木蒙叢，望之無異山峙，而舟人指示為巨魚脊。一日，舟停不進，左突右傾。舟師跳躍而下，起云：「魚身也。」人力無知之何，惟焚香叩首呼神。俄而鳥止於桅，舟師云：「天妃至矣。」眾羅拜桅前。已而波濤衝激，風復颿起，舵忽損折，舟幾顛覆。舟師驚懼，復焚香羅拜。俄而桅有火光，乃卜請易舵，不許。卜來日，許之。至旦，果風息波平，易舵而行。夫海若之神，其靈顯若響應，而舟師出沒於海，亦若魚龍不可方物。二天使歸，道之如此。

○東倭紀

日本在東南大海，近日所出，故以名之，即古倭奴國。海中諸夷，倭最強盛，東北負山，西南瀕海，後漢始通中國，史稱自樂浪、帶方至。其地循海而行，歷朝鮮國，乍南乍東，渡三海，歷七國，凡一萬二千里，大較在會稽東，與儋耳相近。自六朝及宋，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，以北方遼東非中國土也。宋雍熙中，有僧裔然與其徒浮海而至，獻銅器十事，並本國職貢年紀。道其國主世為王姓，群臣世官，地分五畿、七道、三島，又有附庸國百餘，惟拘韓最大。其國小者百里，大者五百里，戶小者止千，多至一二萬，皆倭種也。

倭王世居邪高台，後惡倭名，更號日本。逾年，僧裔然隨台州商舶歸國，後復遣弟子奉表陳謝。敘其來，則曰：「望落日而西行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；顧信風而東別，數千重之山嶽易過。」何其遠也！敘其歸，則曰：「季夏解台州之纜，孟秋達本國之郊。」又何近也！可見其國去閩、浙甚近，去遼東甚遠。其初通中國，實自遼東來，故迂迴如此。

我明洪武初，倭奴數掠海上，寇山東、直隸、浙東、福建沿海郡邑，以偽吳張士誠據寧、紹、杭、蘇、松、通、泰，暨方國珍據溫、台等處，皆在海上。張、方既滅，諸賊強豪者悉航海，糾島倭入寇。時倭王雖遣使入貢，高皇以其雖朝實詐，坐宰相胡惟庸罪，竟絕倭使。乃遣信國公湯和築登、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，調民戍兵；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漳、泉等十六城，亦募戍衛所。又命南雄侯趙庸招蠻戶、島人、漁丁、賈豎，自淮、浙至閩、廣幾萬人，盡籍為兵，分十千戶所，於是群不逞皆得衣食於縣官。海中捕賊壯者老，老者死，郡縣稍得休息。

永樂初，遣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，日本國入貢。是役也，雖足伸威海表，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，夷人亦知我沿海要害之處，以故寇盜復起。自後倭奴假我勘合，方物、戎器來朝，遇官兵詰問，矯云入貢。貢不如期，守臣徒幸無事，輒請俯順夷情，主客者為畫可條奏，云「不為例」。嗣後再至，亦復如之。每乘我師無備，即肆行殺掠，滿載而歸。

正統、弘治間屢屢入寇，嘉靖初，倭國內亂，諸道爭入貢，會至寧波，自相仇殺，悉皆遣還。遂議罷市舶所，未幾復設。始設太倉黃家渡，尋以京師，改設浙江寧波、福建泉州、廣東廣州。夫市舶本以禁海賈、抑奸商，使利權在上，罷市舶而利孔在下，奸豪外交內激，海上無寧日矣。自後番貨至，輒賒奸商，奸商欺負，多者萬金，少者不下千金，轉輾不償。不得已，乃投貴官家，久之亦欺負不償，甚於奸商。倭人泊於近島，坐索不得，乃出沒海上為盜。貴官欲驅之出海，以危言撼官府，使出兵備倭。倭人大恨云：「我貨本倭王物，爾價不我償，何以復倭王？不殺爾欺負，掠爾金寶，誓不歸！」於是盤據海洋。

時值貴官居近侍，迭相蒙蔽，而時宰寵賂公行，官邪亂政，小民迫於貪酷，困於饑寒，相率入海，為之奸細。中有狡猾如王五峰、徐碧峰、麻葉之徒，皆我華人，金冠龍袍，稱王海島。所至攻城掠邑，劫庫縱囚，官司莫敢誰何，浙東大窘。天子命朱紉為浙江巡撫，兼領興、福、漳、泉，以兵備倭。紉勤勞任怨，嚴戢閩、浙諸貴官家人，疏暴通番二三渠魁，云：「去外夷之盜易，去中國之盜難，去中國衣冠之盜難。」於是聲勢相倚者切齒欲殺，紉憤懣而卒。

復遣都御史王忬巡視，以都指揮俞大猷、湯克寬為參將。時兵政久弛，士卒怯懦，賊來登岸，望風奔潰。而賊船聯翩海上，破昌國、臨山、霽禹、乍浦、青村、南匯、吳江諸衛所，圍海鹽、太倉、嘉定，入上海，掠華亭、海寧、平湖、餘姚、定海諸州縣。而通番奸豪又以齒、大猷搗巢非計，乃至群偷流散，遺害諸郡。因改齒大同巡撫，以徐州兵備李天龍代齒，以南司馬張經提督浙、閩、江南北軍務。

余時自關中趨歸，適海寇侵突浙之會城，屯城北關，焚劫閭舍，擄掠子女，湖墅蕩然一空。天寵閉門自守，余止於臨安者旬日，寇始退。余覘知賊載小舟，僅百餘艘，計賊眾不過數百人，而所掠男女尚居十之五六，白天寵速出師剿除，毋使滋擾。第畏避不敢發兵，僅曰：「賊勢猖獗，余為疆場，得保城池幸矣。」事聞，天子逮經及天寵，繫獄論死西市。乃以浙江巡撫胡宗憲代天寵，以侍郎楊宜代經。

時賊益昌熾，縱橫出入二十六郡。天子遣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。貪鄙無厭，所至騷然。還朝未幾，又出監督諸軍，搜括官庫富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。交通蒙蔽，以敗為功，以功為罪。雖有沈莊、梁莊之戰，竟莫救荼毒之慘矣。宗憲計擒賊首王直，浙西、江東稍得安枕。乃升文華工部尚書，加少保，宗憲升右都御史，加太子太保，各蔭子錦衣千戶。

然兩浙、江、淮、閩、廣，所在徵兵集餉，加派軍糧，截留漕粟，迫脅富民，釋脫兇惡，濫受官職，浪費無經。其為軍旅之用，才十之一爾。徵調漢、土官兵，川、湖、貴、廣、山東西、河南北之兵，臨賊驅之不前，賊退遣之不去，散為盜賊。行者居者咸受其害，數年不息。據其一時之功，非無可嘉，而浙、直軍餉，每歲增至數十萬，至今賦斂無已，則罪浮於功矣。後文華謫戍，宗憲獄死，而海隅之鯨鯢猶未息也。

自後閩、浙、江、粵之人，皆從倭奴，然大抵多華人，倭奴直僅十之一二。彼貪中國貿易之利，或附貢舶，或因商舶；其在寇舶，率皆貧窮。然其停棹焚劫，一視乎風。東北風猛。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，而北多則犯廣東，東多則犯福建，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竺之臨、觀、錢塘，稍南犯溫、台、昌國，稍北犯直隸之□□。若在大洋而風值東南，則犯淮、揚、登、萊。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，則趨遼陽、天津。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，以時多東北風，以九十月為小汛，時亦有東北風也。

凡海中之地，大曰淵，洲之小者曰島，島之小者曰嶼，隨其大小而聚，惟無草木而多石者曰礁，而海深無際曰洋。海舟之行，觸礁則摧，入洋則覆。又有黑風、海動之變，遇之則天地晦冥，波濤鼎沸，故舟人每委曲趨避。出急水門至群山島，始稱平洋，非數十日不能至也。然一遇順風，則歷險如夷，可數日而至。海道之當防如此，惟有備可無患耳。

嘉、隆以來，諸洲島嶼各相雄長，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侯。近傳華人關白平秀吉者入其國，尚倭王寡宮主，陰竊其位，號令洲島，並國數十，今已下朝鮮，墮兩京，搖八道，走其國王，逃竄於我遼陽邊境。遣統帥名田、淺野、大谷、孫七郎等據之。平壤以北，皆高壘堅壁，以抗王師。此其狼心尚未艾也。我高皇因其屢寇，罷宰相胡惟庸，至絕其使，不使通貢市，因知高皇之神聖，為萬世慮至深遠也已。

○西番紀

西番古羌夷屬，凡百餘種，散處河、湟、洮、岷間。唐貞觀中始通中國，宋、元朝貢不絕，間授以官。我明當中國松潘邊境，出邊二百三十里，為大分水嶺，是為江瀆之源。北流入陝洮河，南流入甘松嶺，穿松潘城，入成都。

松潘城之東三十里，為雪蘭山，四時積雪不消，俗呼寶頂，即古岷山也。江源自大分水嶺入成都，水不甚急，至瀘之東，合西漢江、馬湖江、嘉陵江、涪江、巴江、烏江，而其勢始大。至百峽而奔急。會聚使然也。

西番錯居江之南北，元世祖始為郡縣，以吐番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、帝師，領之。嗣世弟子號司徒、司空、國公，佩金玉印。明興，洪武中令諸酋舉故官授職，以攝帝師喃加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，餘為都指揮、同知、宣慰使、元帥、招討等官。

自是番僧各有封號，貢使咸自四川黎州入，有贊化王者，自陝西洮州入。每貢百人，多不過百五十人。凡諸王嗣封，皆有賜誥。宣德中，封大寶、大乘、闡教、闡化、贊善五王。闡化王貢使札藏等還，以賜物易茶，至臨洮沒入官，並留藏等。上命釋之，賜茶而還。自後成、弘以來，數入貢馬或貢舍利。貢使漸多，賞賚亦漸減。四川威、茂、松潘諸番僧三歲一貢，限三十人，岷、洮番僧每歲入貢，限四五人，令至京師，餘留塞上。

洪武中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，復置洮州茶馬司，令歲納馬三千五百匹。又置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，更置西寧茶馬司，令歲納馬三千五百匹。市法：上馬茶百二十斤，中馬七十斤，下馬五十斤。夫北虜有馬市，東夷有市舶，而西夷亦有茶市，皆所以通華夷之情，貿遷有無，收商賈之利，減戍守之費。以夷所欲售，易中國所欲得，法無良於此者。

但法久弊生，邊防日弛，五王番族，散在川、陝邊境者，漸啟戎心，構釁中國。賴宋將軍晟、丁大夫玉久鎮西川，恩威並著，羌人迄今戴之。

自成化中，西番滿松入內陸，都御史文升討之，斬首八十三級，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，蠶食諸番，時言事者謂宜仿前代，屯兵青海，以絕羌、虜連和內侵。乃調朔方勁兵剿之，虜避走松潘，旋歸故穴。中國徵輸調發，民力大困，竟無成功。

嘉靖初年，洮、岷番賊數反，殺吏士，掠人畜，焚劫閭舍，隴右騷動。尚書王瓊請檄官軍襲賊巢，以絕番患。已而兵至塞外，套虜、番賊乘虛深入臨洮、鞏昌，殺掠大慘。尚書李承勛上言：「西番土地被西海虜酋亦卜刺侵佔，日益內徙，將來番、胡交通，益使猖獗，何以善後？昔漢趙充國不戰而羌人內附，段穎殺之百萬，費以億計，而內地虛耗。老成謀國與勇士善戰，相去遠矣。乞廣漢宣之明，專充國之任，制馭西番事宜，悉聽瓊從長區處。」上從之。

瓊曰：「欲撫西罕，必剿先零。」乃遣游擊將軍彭械、鎮守都督劉文統兵，自固原進至洮、岷，分據要害，且撫且剿。撫定六十五族，恃險拒戰者十六族，斬首三百七十。自是天子無西顧之憂矣。

雖然，此未足為中國慮也。匈奴之西有西域烏孫、土魯番，皆世為中國患。嘉靖時，西域回回貢獅子，不遠千里來投。余時在秦，曾往觀之。回回出銀盒，以天馬葡萄獻，其味勝於中國者遠甚。詢其名，譯士傳云「吐吐粉」而已。夫以一異獸之故，使道路蕭然繁費，何以風示遠夷？謂宜閉關謝之可也。

今上即位，俺答率西夷烏思藏鎖南堅參等入貢方物，欲假道於西陲。識者謂勾結深入，如前代吐蕃、吐谷渾之事，可以鑒矣。余以西戎役屬匈奴，最能為患，所從來久遠，而國家僅以賞賚羈縻之，豈足為制馭之長策哉！